



第九章

小工人

第二天早上五点半，父亲叫醒了罗伯。“起来，儿子！”他摇摇罗伯的肩膀，“起来！你现在是个工人，你得起床了。”说完他放开手，看了看罗伯，然后离开了房间。

罗伯听到汽车旅馆房间的门“嘎吱”开了。他睁开双眼，周遭黑漆漆的，唯一的光线来自坠落的“肯塔基之星”。罗伯在床上翻了个身，拉开窗帘，从窗子往外注视着那块招牌。那就像他个人专属的流星，但他从未对它许过愿。他担心愿望不会实现。在他装满感情的手提箱里，也没装着希望。他继续紧闭着箱盖。

罗伯支着手肘，凝视那颗星，倾听雨的手指轻轻敲着屋顶。他的腹部有种温暖的感觉，一种他不熟悉的感觉。他花了一分钟明白那是什么，老虎，那只老虎就在那儿。他离开床，穿上短裤和短袖汗衫。

“糟糕的天气。”罗伯步出门口时，父亲说，“雨还在



下。”

“嗯，”罗伯揉揉眼睛，“是的，爸爸。”

“雨再不停，整个国家都要变成沼泽了。”

“雨倒没困扰我。”罗伯喃喃说着。

他母亲葬礼的那一天，灼烈的阳光伤了他的眼睛。葬礼后，他和他父亲站在炎热、明亮的太阳下和每个人握手。几位妇人紧紧地拥抱他，把他的头压在她们枕头般的胸部上。

“你看起来真像你母亲。”她们哀伤地安慰着罗伯。

“你有你妈妈的头发——轻轻薄薄的金色头发。”然后她们用手指理理他的头发，拍拍他的头，好像他是只小狗似的。

每次罗伯的父亲和别人握手时，罗伯就看到他衣服腋下的破洞，那个他拍打罗伯要他不哭时裂开的地方。裂缝一再提醒罗伯：不要哭，不要哭。

太阳让他想起葬礼，因此，他并不在意没有阳光，也不在意整个国家是不是真会变成沼泽。

父亲站起来，走向汽车旅馆的房间，出来时手上端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。

“既然我现在是个工人，”罗伯怯生生地说，“我能不能喝些咖啡？”

父亲对着他笑了笑。“嗯！”他说，“我想没问题。”



The Tiger Rising



罗伯进去，替自己倒了一大杯咖啡，带到外头来，坐在他父亲旁边，慢慢啜饮。

热咖啡尝起来浓浓的、苦苦的，罗伯很喜欢。

“好了！”大约过了十分钟，他父亲站起来说，“应该开始工作了。”这时还不到六点呢。

他们沿着汽车旅馆的小路走向后面的维修棚。一路上，他父亲吹着“开金矿”的哨音。那是一首忧伤的歌曲，以前他常和罗伯的妈妈一起唱。她那高亢、甜美的声音和在父亲低沉的声音上，像只小鸟飞过沉重的世界。父亲一定也想起来了，因为吹到一半时，父亲停了下来，摇摇头，低声咒骂着。

罗伯让父亲走在前头。他放慢步伐，双眼搜索着森林，希望能看到老虎晃动的尾巴或双眼发出的亮光。但除了雨和黑暗，他什么也看不到。

“跟上来，儿子！”他父亲严厉地说。罗伯急忙赶上前去。

威力美

罗伯在清扫洗衣间的时候，“肯塔基之星”的女管家威力美走了进来，一屁股坐进靠在水泥墙边的一张金属椅里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她对罗伯说。

“知道什么，女士？”罗伯说。

“我告诉你，”威力美伸手紧了紧她浓密黑发里的蝴蝶夹，“我宁愿在谷仓里帮猪打扫，也不愿在这里帮人打扫。猪至少还会尊重你。”

罗伯靠在扫把上，瞪着威力美。她的脸又扁又黑，像一块漂亮的木头。罗伯想着，如果由他来雕刻威力美，他就会把她雕成她原来的模样：长长的鼻子、高高的颧骨、斜斜的凤眼。

“你看什么？”威力美双眼眯着问，“你放学后都在干什么？”

罗伯耸耸肩，回答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

The Tiger Rising



“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？”

罗伯又耸耸肩。

“不要在我面前上上下下动肩膀，活像一只干巴巴的老鸟想要飞似的。你真要当个汽车旅馆清洁员吗？”

罗伯摇摇头。

“那就对了。没人想要这份工作。只有像我这种笨蛋才会向博向波讨这口饭吃，你一定要上学。”威力美说，“不然的话，会跟我同样下场。”她摇摇头，手伸到衣服口袋里，掏出一支香烟和两片“八球”甘草口香糖。她把一片口香糖放进自己嘴里，另一片递给罗伯，然后点着烟，人往后靠在椅背上，双眼紧闭。烟和甘草的味道慢慢在洗衣房里散布开来。“现在，”她接着问道，“告诉我你为什么没去上学。”

“因为我的腿。”罗伯说。

威力美睁开双眼，透过镜片看着罗伯的腿。

“嗯！”过一会儿，她说，“多久啦？”

“大概六个月。”罗伯说。

“我可以告诉你怎样治疗。”威力美说着，用香烟指着他的双腿，“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不需要再去看医生了。”

“什么?!”罗伯紧张得张开嘴都忘了嚼口香糖，甚至连呼吸都停了。如果威力美把他治好，他就得回学校，



那怎么办？

“悲伤。”威力美闭起眼睛，点着头说，“你一直把悲伤往下压，沉进你的双腿。你不让悲伤上升到它应该去的地方——你的心。你必须让悲伤升上来。”

“哦！”罗伯松了一口气。他安心了。威力美错了，她治不好他的。

“校长认为这个病会传染。”他说。

“男人没判断力。”威力美说。

“他有一大堆证书。”罗伯说，“证书都加了框子，挂在墙上。”

“我打赌他一定没有判断力证书。”威力美嚷嚷着。她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伸了个懒腰说：“我必须去清扫房间了。你不会忘了我告诉你有关那两条腿的事吧，你会吗？”

“不会的，女士。”罗伯说。

“那我是怎么说的？”她像塔一样站在他面前。好高啊！威力美是罗伯见过的最高的人。

“让悲伤升起来。”罗伯重复那几个字，有如一首诗一样。他用和威力美同样的节奏说出来。

“没错。”威力美说，“你一定要让悲伤升上来。”在一阵烟雾中，她离开了房间。罗伯真希望把有关老虎的事告诉她。他觉得他很想告诉某个人——一个不会怀疑他的人，一个深信老虎的人。



The Tiger Rising



第十一章

分享秘密

那天下午，罗伯在“肯塔基之星”前面拔除人行道上的杂草时，校车隆隆地出现了。

“嘿！”他听到诺顿的喊声。

罗伯没抬头，还在那里专心地拔杂草。

“嘿！病秧子！”诺顿叫着，“我们知道你得了什么病。那叫麻风病。”

“没错！”比利也叫着，“麻风病。你身体的每个部位都会慢慢脱落的。”

“它们会烂掉！”诺顿大叫着。

“没错！”比利尖叫着，“你真倒霉！它们会烂到掉下来！”

罗伯凝视着人行道，想象老虎把诺顿和比利给吃了，然后吐出骨头来。

“看！”诺顿大叫着，“病秧子，你女朋友来了。”

校车咳了一声，发出“啪啪”声，然后“轰隆轰隆”离



去了。罗伯抬起头，西斯汀正朝着他走过来。她穿着一件灰绿色的衣服。走近时，他看到她的衣服破了也脏了。

“我帮你带家庭作业来了。”她拿出一本塞满纸张的红色笔记本。

“谢谢！”罗伯说着接过笔记本，看到她的指关节还在流血，他仍然决定什么话也不跟她说。他要把话藏在心里，那才是它们该待的地方。

西斯汀的目光越过他，注视着旅馆。那是一栋难看的两层建筑，低低窄窄的，全部由水泥砖砌成。每扇房门都漆成不同的颜色，粉红色、蓝色或绿色，门前搭配一把同色的椅子。

“这个地方为什么叫作‘肯塔基之星’？”西斯汀问。

“就是那样啊！”罗伯说。那是他能想到的最短的答案。

“那样是哪样？”她问。

罗伯叹了一口气。“因为这栋房子的主人博向波，从前有匹叫作肯塔基之星的马。”

“噢，”西斯汀说，“对一家佛罗里达的旅馆来说，取这样的名字很蠢。”

罗伯耸耸肩。

雨下起来了，西斯汀站在他面前，继续打量着旅馆，又看了看闪烁的“肯塔基之星”的招牌，然后回过头来看



The Tiger Rising



着他，就好像正设法要从他脑袋里挖出秘密似的。

雨把她的头发粘在头皮上，打湿了她的衣服。罗伯盯着她那发抖的面孔，流血的指关节和乌黑的眼睛，感觉身体里的某样东西张开了。就和他捡起一块木头，开始雕刻，看着它从不知名的东西，慢慢变成他认识的东西那样。

他吸了一口气，张嘴，让话冲出来：“我知道哪里有老虎。”

西斯汀站在细雨下，凝视着他，乌黑的双眼闪着热切的光芒。

她没有说：“真的老虎？”

她没有说：“你疯了？”

她没有说：“你是个骗子。”

她只说了一个词：“哪里？”

罗伯知道，他找对人了。

第十二章

雕刻家

“我们得穿过森林。”罗伯为难地注视着西斯汀鲜艳的衣服和漂亮的鞋子。

“我可以穿你的衣服啊。”西斯汀说，“其实我不喜欢身上这件衣服。”

罗伯把她带到房间里。她站在门口，打量着乱七八糟的床和破破烂烂的躺椅，目光从他父亲的枪盒移到还放在炉子上的通心粉锅。和她打量“肯塔基之星”和罗伯的眼神一样，她好像要在脑中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。

最后她看到了他的雕刻品，那些奇奇怪怪的小物件。罗伯把作品摆在床边的一个餐盘上。

“哇！”她的声音听起来不一样了，轻快多了，“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些东西？”

她走过去，弯下身看着盘子里那些雕刻品：蓝松鸦、松树、肯塔基之星的招牌和一件他特别引以为傲的独特作品——他父亲的右脚，与实物同样大小，连小脚趾都



The Tiger Rising



完全精准。她一个一个拿起来观赏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放下。

“这些东西你在哪儿买的？”她又问。

“我自己刻的。”罗伯说。

她不像其他人那样怀疑他，反而很相信罗伯，她说：“米开朗琪罗——画西斯汀天花板的那个人——他也是雕刻家。你是个雕刻家，是一个艺术家。”

“我不是。”罗伯摇摇头，觉得一股困窘和喜悦交织的热潮在全身澎湃。这股热潮使得他的双腿发痒。他弯下身，双手不停地抓挠双腿，想让皮疹安静下来。等他挺直身子时，看到西斯汀拿起原先摆放在床上打算黄昏再刻的那个“西斯汀”雕像。

她凝视那个木雕时，罗伯屏住了呼吸。这座雕像那瘦削的腿、小小的眼睛和挑衅的姿势看起来非常像西斯汀，他确信她一定会生气，但她再一次让他觉得意外。

“哇！”她的声音中尽是惊叹，“真完美！就像看到一面小小的木头镜子。”她多看了几眼，然后小心地放回床上。

“给我几件衣服。”她说，“我们去看老虎。”

罗伯给了她一条短裤和一件运动衫，然后走出房间，到外面等她。

雨渐渐变小了，罗伯盯着闪烁的“肯塔基之星”，想



国际大奖小说

起了埋藏得最深的一个不敢想的愿望：朋友。他凝视着那颗星，感觉希望、需要和恐惧透过他的身体，传到霓虹灯里四处奔流。

“不行，”他对着“肯塔基之星”摇摇头说，“不行。”

然后他叹了口气，把双腿伸到雨中，希望能让双腿冷静下来，希望能得到少许慰藉。